

黄仕锋◎著

HEIBAI
FENG MANG

黑白锋芒

大众文艺出版社

黄仕锋◎著
HEIBAI
FENG MANG

黑白锋芒

张：0.9 张：10.2

张：1.5 张：230 十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锋芒 / 黄仕锋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094-372-0

I. 黑…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305 号

书 名: 黑白锋芒

作 者: 黄仕锋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2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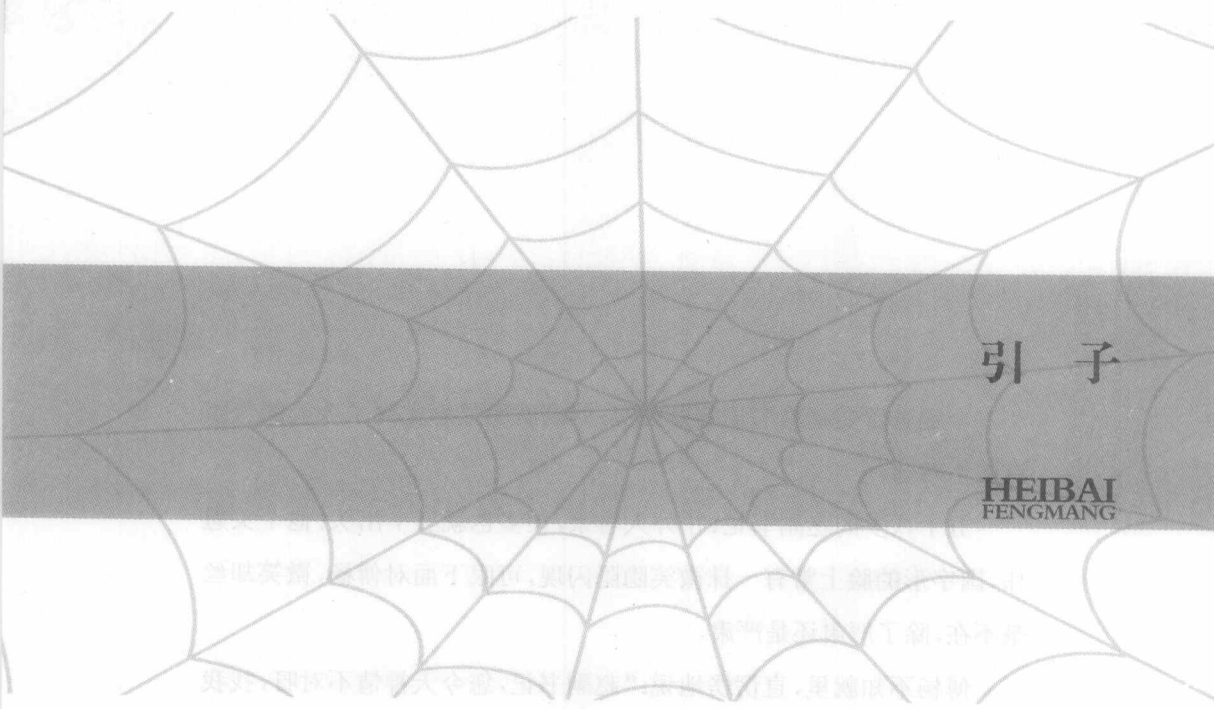
印 张: 19.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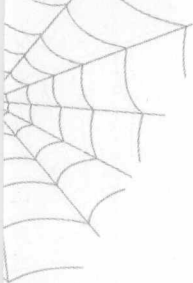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刷厂联系。



引子

HEIBAI
FENGMAO



一走进省委赵副书记的办公室，傅杨就明显感觉到了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五十八岁的赵副书记，在外人看来，顶多也就五十出头；他个头魁伟，国字形的脸上常有一抹微笑隐隐闪现，可眼下面对傅杨，微笑却丝毫不在，除了严肃还是严肃。

傅杨不知就里，直愣愣地说：“赵副书记，您今天神情不对呀，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党培养你近二十年，容易吗？你当初在党旗前的宣誓还记得吗？在北滨四百六十万人民正需要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辞职？为什么要辞职！”

傅杨刚回答了一个“我”字，赵副书记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傅杨啊，你让我惊诧，让整个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惊诧；省委任命你为北滨市委书记，你却提出辞职，你贪污了？啊！你行贿受贿了？你渎职了？啊！都四十八岁的人了，有你这样行事的吗？”

傅杨站起身，将眼光投向窗外，凝视稍许，然后平静地说：“赵副书



记,实话说,早在三个月前,我就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性急的赵副书记又抢过了话头:“三个月前就想辞职?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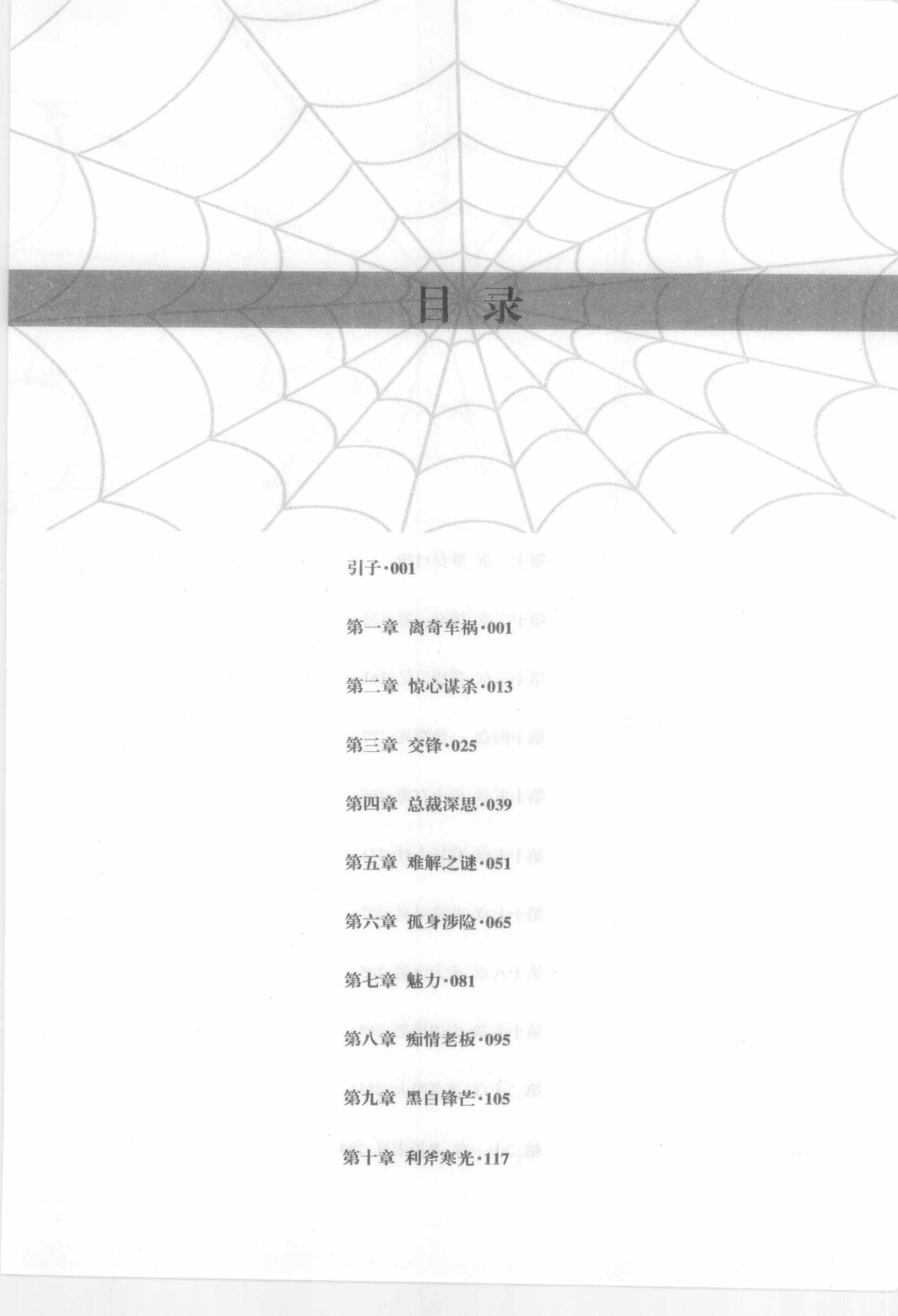
傅杨看了赵副书记一眼,转而平视窗外,像是自语,又像是对着窗外那些林立的高楼,声调缓慢但不乏凝重地说:“如今,我只能说,我辜负了党的培养,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更辜负了北滨几百万人民多年的支持。”

猛然间,赵副书记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接过电话,赵副书记对傅杨说:“我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你就任北滨市委书记,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我等你三天后的答复。”

“好吧。”傅杨无奈。

可是,三天后,傅杨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目 录

引子·001

第一章 离奇车祸·001

第二章 惊心谋杀·013

第三章 交锋·025

第四章 总裁深思·039

第五章 难解之谜·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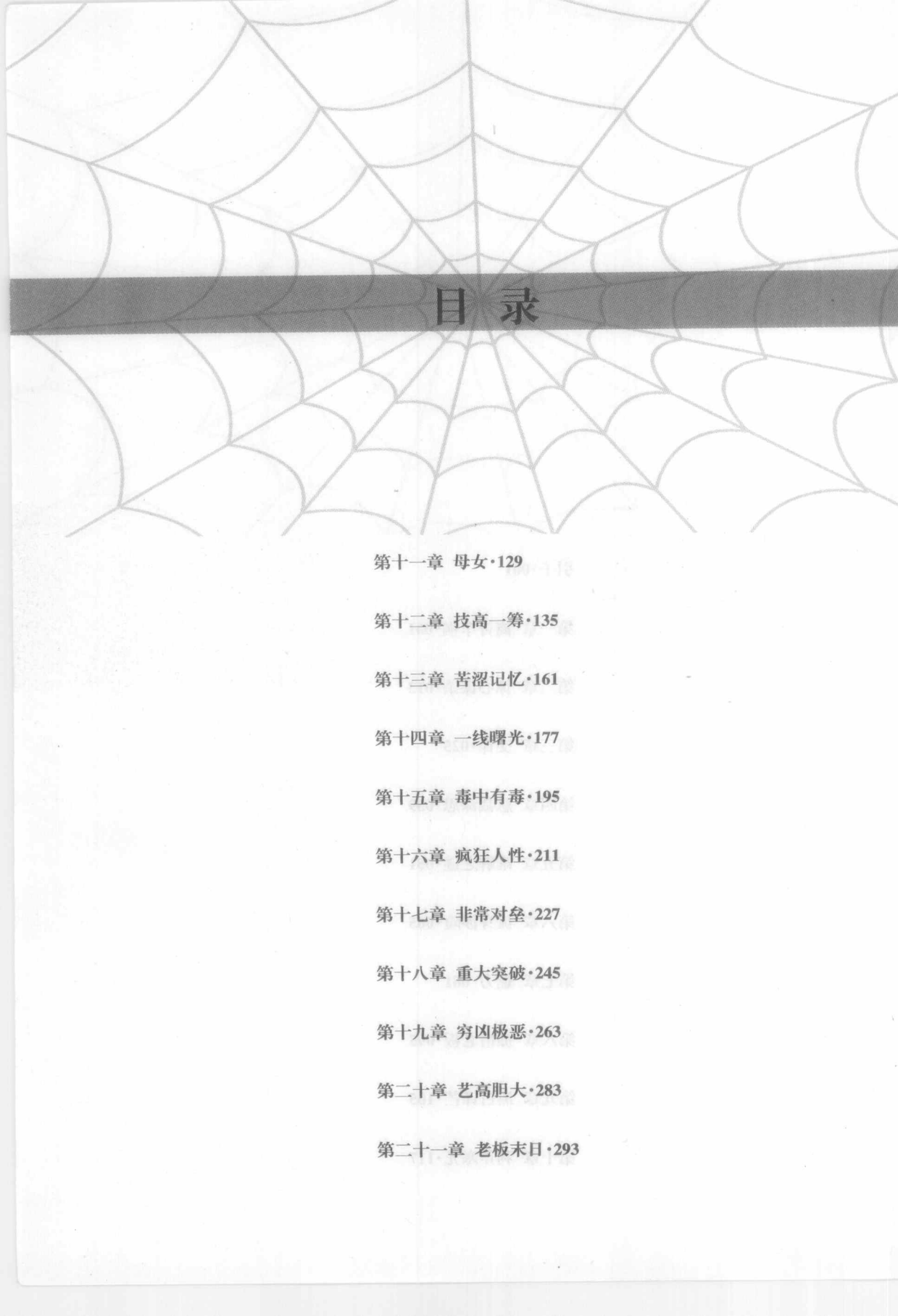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孤身涉险·065

第七章 魅力·081

第八章 痴情老板·095

第九章 黑白锋芒·105

第十章 利斧寒光·117



目 录

第十一章 母女·129

第十二章 技高一筹·135

第十三章 苦涩记忆·161

第十四章 一线曙光·177

第十五章 毒中有毒·195

第十六章 疯狂人性·211

第十七章 非常对垒·227

第十八章 重大突破·245

第十九章 穷凶极恶·263

第二十章 艺高胆大·283

第二十一章 老板末日·293

离奇

第一章 离奇车祸

HEIBAI
FENG MANG

离奇车祸

离奇车祸

离奇车祸

离奇车祸。中国老百姓说，人前冤家路窄，人后冤家路宽。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离奇的车祸，

省城距北滨市四百三十多公里，按红旗轿车的中等车速，单程最多三个半小时；不过傅杨向来很重视行车安全，他经常要求自己的司机，没有紧急情况，车速一律不允许超过一百迈。

从赵副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后，看时间还不到中午 12 点，傅杨对跟随自己多年的小车司机何刚说：“去南安一趟再回北滨，今天车速可以快点。”

南安市是地级市，也是傅杨的故乡，距北滨两百公里、省城三百公里。

在何刚的眼里，傅杨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以往行车途中，傅杨总会时不时和何刚闲聊几句，可今天，直到接近南安市区时，傅杨才说第一句话：“去我父母的墓地。”

何刚心里“咯噔”一下，暗想：他今天有些反常！难道专程来南安，只是为了给父母上坟吗？

想归想，但他也只能说个“好”字，他哪里知道傅杨的心思……

从走出赵副书记的办公室起，关于父母的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就浮现在傅杨的脑海。

傅杨出生在南安市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他稍微懂事起，父母就谆谆教诲，要他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小学校离他家有一段山路，小学五年时间里，只要是下雨天，父亲都会背着他去上学，放学时，父亲又等候在校门外。五年里，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因背他两次摔伤。

傅杨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到上初中时，因为住校，费用较高，为了他，上初三的哥哥因此而辍学。他曾哭着求爸妈，让哥哥也上学，可爸爸说，哥哥学习成绩不如他，只能把节省下来的钱供他读书。妈妈流泪把哥哥搂在怀里，问哥哥愿不愿意，哥哥含泪说愿意，并跑过去拉住他的手说：“弟弟，你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傅杨上高中时，哥哥就拜师学木工了，高中毕业时，哥哥出师能自己挣钱了，上大学四年的费用，有一半是哥哥挣来的钱。

在他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爸妈都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爸妈的眼里，都闪动着泪光。过了一会，爸爸才说：“总算能出人头地了！明天到镇上，给你哥哥发个电报吧！”

那天晚上，妈妈把家里一只老母鸡宰了，说是要为他祝贺。

大学毕业教书三年后，傅杨考上了国家公务员。爸妈更是一再告诫他：要认真真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莫干缺德事，不违法乱纪，争取当个一官半职。再后来，他调到市委机关，年迈的爸妈知道后，一同专程去镇上给他打电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要他尊敬领导，团结同事……

爸妈临终前，都曾经拉住他的手，说他前途无量，一定能当个大官光宗耀祖；尤其是爸爸，临终时，还拉住傅杨的手说：“儿啊，你给我表个态吧，官做得再大，都要对人好，正直，不要让人怨恨。一定，你会好的。”

“爸，您放心吧！儿子一定做个好官！”

墓地在一茂密的柏杨林内。

傅杨站在两座并列的石雕墓地前，毕恭毕敬。深秋的风环绕他，在柏杨林间穿梭游荡，那“呜呜”的轻微声响，像是在为傅杨内心的诉说而伴奏：

“爸、妈，你们对儿子的教诲，大多我都做到了，可也有做不到的。我就要辞官不做了！今天特地来向你们说说。爸、妈，你们灵下有知，能理解儿子吗？”

傅杨的眼里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泪雾。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傅杨有些不情愿似的掏出手机，一看来电，当即挂了。

手机还没放回兜里，再次响了起来。傅杨接通电话，冷冷道：“什么事？快说！”

听筒里传来一位女性低婉却是清脆的声音：“怎么，你这大书记不至于忙得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吧？”

“说吧。”傅杨不耐烦。

“知道你来了南安，我已经在‘阳光大酒店’为你订了房间：3018，我要见你。”

“你怎么知道的？我今天没时间，还得赶回北滨。”

“不行，我有要事必须见你。对了，女儿也来南安了，她就在我身边。正好，你明天顺便把她带回北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分配到北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不到三个月的女儿是傅杨的心头肉，掌上明珠；五天前，女儿随刑侦队长不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办案去了吗？她怎么又来了南安？念头闪过，傅杨说道：“那好吧，叫女儿也到酒店来，但是，我不会住 3018，我早说过，那不是我住的地方。”

红旗轿车缓缓地向南安市区驶去。后排座上的傅杨合着眼像是

在养神，实际却是心潮澎湃，万千思绪全都转移到这个给他打电话的女人身上。

二十三年前，傅杨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而那时的她，还是一个民办教师，刚二十一岁。从相识到结婚，他们只经历了一年多时间。想到她那时的清纯、那时的微笑、那时的歌喉，和现在的她相比，傅杨的心有一种被揪的感觉。

这个她，就是傅杨的妻子林琳。

十五年前，也就是1992年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南巡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一代伟人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发出民族最强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惊天浪潮。

就在那年秋天，林琳有位在香港经商的叔叔，回南安投资兴建了一家中型服装厂。林琳辞去教师职务，到叔叔的服装厂当上了办公室主任，三年后，林琳升任总经理。与其说是叔叔对亲属的重用，倒不如说是林琳经商才能的完美体现。在林琳做办公室主任期间，傅杨是最清楚的，林琳的叔叔经常不在服装厂，采购、生产、销售乃至财权等重任，全都落在了林琳的肩上。那三年，服装厂的利润，成倍增长。

林琳任职总经理之后，更为注重品牌的宣传和推广，按她的话说：“品牌是产品的外衣，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力，有了这两样，市场就握在我手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林琳任职总经理半年之后，她叔叔对服装公司进行了法人变更，林琳不但成了公司法人，还持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时，傅杨已是南安市委的副秘书长了；事前，他并不知道，事后，他对此事曾经诧异地问过林琳，林琳的回答却让傅杨感到震撼：“叔叔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再说，服装公司能有今天，头等功应该算我；我和叔叔已经策划过了，公司将向多元化和规模化发展，我要做南安商界第一人。”

傅杨就差没有瞪大眼重新认识妻子了，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妻子的不平常之处。

果然，三年后，林琳和叔叔共同成立了“南安圆通投资集团公司”，产业涉足生产制造、商贸、娱乐、地产。林琳成为集团总裁，持有集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而这时的傅杨，已是南安市主管政法和文卫的副市长。

……

傅杨不愿再想下去，他睁开眼，从不抽烟的他，竟然向何刚要烟抽，并破例允许何刚一边开车一边抽烟。

阳光大酒店是四星级的涉外酒店。3018是总统套房，上万元一天的房价。傅杨拒绝入住已经不是一两次了。现在，他按响了另外一套标准套房的门铃，给傅杨开门的正是女儿傅晓。

傅晓双手勾住傅杨的脖子，狠劲在爸爸脸上亲了一口。

傅杨无视林琳的存在似的，只知道拉住女儿的手，一个劲地询问她随刑侦队长参与办案的收获。

“好啦，该说正事了吧。”林琳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了。

傅杨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看一眼林琳，嘴里就蹦出两个字：“说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次省委提拔你做北滨市一把手，你为什么要辞职？”

傅杨侧转身，直视着林琳，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林琳微微一笑，柔柔地看着女儿说：“晓晓，你看你爸爸这个态度！”

傅晓拉住爸爸的手，轻声说：“爸爸，省委提拔您是重视您，换作任何人，恐怕高兴还来不及呢！您干吗要辞职呀？”

傅杨轻抚着女儿的手：“上级的信任应该让我们感到责任和分量，不仅是高兴不高兴的问题，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要相信爸爸的选择。”

林琳冷笑：“你这不是选择，你这是在回避。”

傅杨的语气有些重了：“选择也好，回避也罢，我就是要辞官不做！我宁愿继续去做教师，教书育人，也不愿在这个位子上再多待一天！”

“这是你的初衷吗？”林琳反问。

傅杨的心有一种被揪的感觉：“林琳，难道这就是你今天要找我谈的正事？”

“不，我今天还要向你引荐一个很重要的人。”说到这里，林琳对傅晓说，“晓晓，你坐妈妈的车先回家吧。”

傅晓依恋地看着爸爸，刚说了个“爸”字，傅杨似乎看透了女儿的心思，他说：“去吧，爸爸晚上来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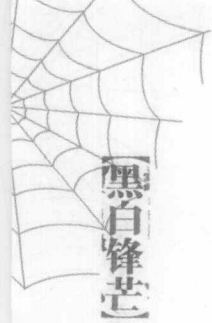
10月17日早晨8点30分，省委赵副书记准时走进他的办公室。三天已经过去了，今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傅杨给答复。

对北滨市委书记的人选问题，省委是非常谨慎的。省委组织部根据程序，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对有关候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考察、酝酿、直至最后才确定傅杨这个人选。

可让赵副书记做梦也没有想到，傅杨居然要辞职！这样的事，在赵副书记近三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是第一次遇见，他百思也不得其解。

接通傅杨的手机，一次没应答，二次的回音有些嘶哑，是女声：“请问是谁？”

声音不对！赵副书记一愣：“傅杨呢？我是省委的赵德俊，请问你是谁？”



“哦！赵副书记啊，您好。我是傅杨的女儿，爸爸，爸爸昨晚出了车祸。”说到后来，傅晓哽咽起来。

赵副书记站起身，急了：“车祸？怎么啦？没事吧？”

“爸爸他、他……”

“他究竟怎么啦？快说！”赵副书记几乎是吼了起来。

“爸爸、他、他……”

“什么？什么？”赵副书记急叫起来，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几个字时，声调已不知低了几度，他明显感觉到，握在手中的话机听筒要从手心滑落……

傅杨的影子在赵副书记眼前不断闪现，每一个瞬间都是残酷的画面。赵副书记实在坐不住了，他又抓起听筒，直接接通了北滨市公安局长的电话，厉声道：“杨天林吗，我是赵德俊，你要全力给我查清傅杨发生车祸的真实原因！”

车祸发生在头天晚上 23 时左右。

发生车祸的道路是一条由北滨市区通往一个郊县的柏油公路，全长五十五公里。因为三年前另外修筑了一条通往该郊县的高等级公路，所以，这条柏油公路就没有再维护，路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就是大白天，也少有车辆行驶。

车祸发生地距北滨市区约三十五公里处，那是一段弯道多的下坡路，有七八公里长；往郊县方向的道路左侧是山坡，坡上林木茂密，右侧是倾斜而下约有三十米深的山谷，前几年行车多时，此处常有车祸发生。

据报案的货车司机讲，他开车刚行驶到上坡路段，看见半山顶的路段有两束车灯光，方向与他相对，待他的车缓慢转过一道弯时，就听见一声巨响；他紧急刹车，见相对的前方，车灯光消失了，凭经验，他意识到一定有车滑下了山谷。于是报案。

接到报案的三位交警很快赶到了车祸现场，紧接着赶到的是急救中心的救护车。现场让人震惊，一辆红旗轿车在山谷下摔得严重扭曲，车上除司机外，没有其他人；待他们撬开车门救出司机，更使他们震惊的是，司机竟是傅杨！

在杨天林的办公室里，勘察车祸现场的三位交警正襟危坐。其中一位交警刚叫了一声“杨局长”，杨天林像突然忆起了什么似的，抬手示意性地压了压，随即拨通了桌上的内部电话：“王贺荣，你叫上傅晓，立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待刑侦队长王贺荣与刑警傅晓到来后，三位交警详细汇报了车祸现场勘察情况，最后定论是无碰撞发生、无机械事故、刹车未失灵，小车是在公路弯道处翻下山坡的；主要原因是，车祸发生处的道路呈“Y”形，弯道急、坡度大，且路面有坑洼，可能是傅副书记对路况不熟悉，当车行驶至弯道时，傅副书记向左打方向不及时，导致小车向右侧翻而直接滚下山坡。

从一开始，杨天林的神情就异常严肃，他对勘察定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向三位交警挥了挥手说：“你们先回去吧，王贺荣，傅晓留下。”

三位交警走后，杨天林的神情稍微缓和了下来，他说：“省委赵副书记已经来电指示，要求我们迅速查清傅副书记车祸发生的原因。王贺荣，你有什么看法？”

王贺荣说：“任何车祸的发生，既有可预见性，也有不可预见性。傅副书记遭此不幸，是我们不敢想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鉴于他身份的特殊性，我们高度重视其原因是应该的，但是，在我没有亲自去勘察现场，也没有对事发前的经过进行调查了解的情况下，不能多说什么。我最大的疑问，想必杨局长和傅晓都应该清楚的。”

泪眼婆娑的傅晓哽咽着说：“杨局长，我赞同王队的意见。对爸爸